

3425

东战场别动队

孙德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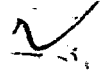


1940

大地文艺丛刊



34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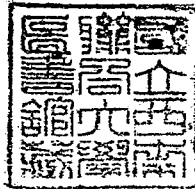
ME
I 246.5
56

大地文藝叢刊之一

東戰場別動隊

著 基濱駱

編主 大地



大地出版公司總經理售



3 1774 9769 4

中日戰事史料叢刊

木刻
梁永壽

封面
郁風

秋天的朝陽，從菩薩廟牆垣傾倒的陷口裏，放出一片金黃色的光面。

挺拔標直的古松，在院角還是瑟縮地抖着色彩蒼鬱的針葉。並沒因陽光的輝煌而顯得有些朝氣。

九月的晨風，侵襲着人們的毛孔，吹散着落葉。

大殿側廣闊的空場上，一些身穿各色短褂的年輕人們，正在班長的呼喊下操演着。面朝東的一小隊，邁齊筆直的矯健步子，走過來，而對方的一排，靜立着，許多的眼睛，都密集於穿古銅色制服的「臥倒」步驟了。嚴肅的氣氛，拘束起每人的情感，一小排一小排的隊伍，橫直錯綜地擺列開來。

副班長們尾隨了一個印刷工人出身，而作了中隊長不久的吳榮昌越過了高厚的沙石

門檻，奔向板村外的原野去。身穿綠色「斯維特」的黃阿大，低頭撥弄着盒子槍，隊伍和他劃了一段長長距離。他是眉眼帶着愁直氣的中年漢子，臉皮已爲纏繞了半生的炙熱陽光造成絳紫色，粗糙且陰沉，雖是現在的眼睛已爲了新的境遇，而閃動起明朗的傲光，但孕育了他整個壯年的操勞與飢窘，還時常從淡稀眉毛拘蹙的習慣間，趁隙現露出來。

當他的同鄉吳榮昌，掀揚起短短眉頭，將投入別動隊的消息告訴他後，他就毫不吝嗇地將終日壓在肩頭的那條木質磨成油光的扁担，同麻繩，送給了碼頭上的伙伴，離開了情景爛熟而眼前還引起惓戀的黃浦灘，像小鐵片投入了熔爐似的，插身於將爲保衛祖國而戰鬥的隊伍裏了。而陷進失業的漩渦裏，扯着他的勞力尾巴才渡過了半年悠久歲月的吳榮昌，這時送給他一件草綠「斯維特」，因爲那身油髒的藍布褂，確已零碎得不能遮肉了。臨別上海前一夜，吳榮昌還領他在裝飾講究的理髮館，剃了頭。

現在，打扮得像他自己所說：「真是他媽的一個花花公子呢！」顯然是緊張而熱烈的生活，已鼓舞起內心潛伏的火花，這是從一九二七年以後燒酒都沒能再給燃起來的興奮

刺激，重新撲到他的身上了。

他懷着輕盈心情，邊走邊退壓着盒子槍的子彈，其實動作都熟練得無以復加了，但他對他還是感着莫大的興趣，無論作着什麼事情，他都抽隙撫摸或瞧瞧槍筒，更能從容不迫地數數子彈的數目，而在工作越是緊張得不容他隨心撥弄的時候，他越感到擺弄槍彈味道的濃厚誘惑了。

「黃班長，又是你掉尾，快趕上隊伍！」

黃班長的稱呼，是最近吳榮昌加在黃阿大頭上的。他幾次想替自己改正過來，讓對方依然呼喚「老黃」來得順耳些，但是，當他啓唇的當兒，不知是恐懼，還是什麼，語音一陣發抖之後，自己又改變了話風來掩飾這心坎了。他意識到自己和吳榮昌之間，有了一層渺茫而不可辨識的東西，使他倆間的距離逐漸遠開來，但他却竭力掙扎的抓着原有的友誼，希圖將他拉近來。他總沒有讓「老吳」的稱呼逃開自己的嘴唇。

這時，黃阿大並沒呼喚對方，他邊跑邊裝着木盒槍，晨曦的新鮮氣息，隨了他的胸

口起伏，大量進出着。

看了看吳榮昌過時的暑期黃軍服，一聲不響地插入隊尾，好久他沒有敢抬起那雙拘束的眼睛。因為前者向他閃了閃嚴肅而具有責備意思的眼色。

隊伍在一塊田畦上散開，一些稻草根像圍棋似的佈滿，讓人們斟酌着脚步。黃阿大的裸腳已被朝露濕透了，他躲避着壩岸上稀疎殘草。眼前，閃出一朵朵堆立在陌野的墳墓，碑碣，竹林，還有面上浮一層薄霧的池沼。

「老吳這又是作什麼？」黃阿大不自然地低着頭說。帆布鞋隨意踢着僵硬的土壤。
「野外演習。」

於是一些副班長們圍攏了來。只有咖啡色西裝的呂典一，在圈外張臂翹脚作着呼吸。

等到敵我的假設官兵與陣地支配妥貼後，吳隊長的排橫隊集合的命令，從張大的嘴唇吼出來了，并舉起作為排頭鼻準的拳頭。接着一陣鞋底與土壤磨擦的碎瑣聲響。

另一排向前方密林跑去，末尾黃頭髮的小鐵匠手裏還搖動着觸目的槍筒……漸漸潛伏了身影。

「目標：正前方，有敵人向我射擊，以第三名爲標準，就地散開。」吳隊長伏腰低呼。

人們迅速拉開脚步，倒臥下去，胸脯貼住了潮濕的稻根。

在哇邊，黃阿大潛入草棉叢中，兩膝壓住枝梗間的空隙。嚴肅氣息灌滿了胸膛，心臟的跳躍，立即煽動起肌肉的寒慄，連撐在地上的粗大手掌都有些發抖。

他幻想着，若換了個場面，鬥爭會馬上開始，血，肉，火藥的爆炸……殘酷將毫不遮飾地在他眼前展開。

葉叢間，露了露臉，遠處人影依了墳墓的屏障蛇行着……

突然，高空嗡嗡響着隱隱的吼聲。聲調帶來了新的威脅，恐怖像濃霧似的圍罩下來。
「不要動，不要動！」吳隊長伸長頸子喊。

雲空，現出三架乙形陣勢的單翼轟炸機，沉重地衝向邊緣金黃的雲朵，接着又閃出來。

黃阿大戰抖着手指壓上子彈，木盒槍口向上瞄準起來，一種興奮鼓舞着射擊敵人的嘗試，像火焰似的狂燃。

「呂典一，不許跑……站住！」

「呂典一！」小鐵匠傳達過去，兩手作了個聲筒。

轟炸機在三千米達的上空，巡迴的兜起圈子來，加重的聲音撲入每人的毛孔。

「日本飛機，你看。」

「轟炸滬杭公路吧！」

平空拔起一聲尖銳的呼哨，沉悶的空氣驟然壓緊，巨大轟炸聲爆響了，一縷黑烟沖霄突起。

——兵。

「誰？誰？」吳隊長兩眼射出銳光，短短眉頭蹙緊了。

「黃阿大！」

「潛退，中隊部集合！」尾音拖長地飄散開來。

當敵機撤下了罪惡，帶着獸性的暴戾，沿順長江方向飛去的時候，菩薩廟的古老垣牆圍繞的方場上，站起了三行排橫隊。

吳隊長掀起血紅的臉孔，用嚴肅的眼光環視着。人羣的靜默，更增加了空氣的莊嚴，寂然中，只有古松招引的風濤沉重的呼嘯。門崗從柵欄間窺望着。

「黃阿大，出來！」寓有權威的叫了聲。

「有！」眼光密集下，「斯維特」的炫耀色彩出現了。

吳隊長以身份應有的莊重，從黃阿大顫抖的手掌裏，抓起木盒槍。埋在角肉皺摺間的眼睛，對準槍筒探索般望望，退下遺留在彈夾的幾粒。

「爲什麼沒有得到命令就射擊！」眉毛斜立起來，眼睛逼視着黃阿大陷在慌亂中的

臉孔：「你知道麼，在敵人轟炸下，短槍射擊招引的大禍，會把我送到監牢裏去，你破壞了整個紀律……」

黃阿大的臉色可怕的慘白，筆直站立的腿骨，微微有些抖顫，一種他所沒會嘗試過的拘束，像蛛網似的細緊來，而對方投來的申斥字句，蠟樣似的封閉起他的嘴巴。

「說……走火……無意走火。」穿古銅色制服的值日官貼了黃阿大膀子悄悄說。

黃阿大斜瞥值日官一眼，之後，抬起惶恐的眼睛。

「老吳……」

「閉上你的嘴！」吳隊長斬釘截鐵的擊了句，同時手指向他鼻前觸來。「站好，你知道，這不是黃浦灘的碼頭，也不是『工會』，我們是有紀律的軍人，我們要打擊自由主義者。」

向呂典「啾」了啾，吳隊長放大洪亮嗓子喊：「什麼友誼資格，都擲到垃圾桶裏去！」

「我……我是走火，忘記了沒取出的子彈。」

於是局勢緩和下來，趁機吳隊長用了他的智慧，嚴厲指責起黃阿大的荒唐行徑。

這時，門崗賴頭劉，一個福建警察出身的傢伙，跑進來。

隊伍解散了，每班值日兵迅捷地跑向廚房，而火伙們抱怨着訓話太長，以致菜冷飯涼了。

「四班副班長，吃派頭，他還是吳隊長的老朋友。」小鐵匠掀起薄薄嘴唇；一面捧着油湯凝止的熬豆腐。

「人家是掛勃朗甯的人物呀！神氣哇啦地。」呂典一擠進來插了句，接着說：「二班的飯，我拿去，小鐵匠你光拿菜就行了，肚子響了一早晨。」

廚房對面的側殿，席地而坐的人們，在朝陽斜射的光圈中，已動起筷子，大量夾着不大適合胃口的菜肴，向嘴上送。并有興趣的散佈着笑料。

顏色灰黯的角落，黃阿大獨自呷唇，在嚼味吳榮昌聲色俱厲的語句，像受驚後的馴羊似的眯着無光的眼皮。他沉澱入苦痛的深處，而思量破碎友誼的有效彌補。

「人倒是不罕忽，就是脾氣暴躁點……」黃阿大兩臂交抱着想。

伙伴間小聲譏諷伴同羞辱，順耳襲來。黃阿大突的張大眼，向陽光處搜索，意外的情景展開了。

悲淒的呻吟，從一個被人攙扶的黃臉漢子的淡嘴唇裏嚙語般吐出，顯然他是會躺在手術室的傷兵，因為濃紫的凝血，還結在他那身薄薄的軍服胸前，而額前細縛的紗布層層疊疊像包紮破瓶似的纏繞着。

四班的兵士，睜開許多的驚訝眼光望着。

第二個傷兵翹着腿，用兩根木拐熟練地代替了脚步，碰碰地走進來。

「大家注意：沈塘的我方傷兵醫院被炸，這些帶花弟兄暫時在我們這裏躊躇……」從隔壁傳來值日官的高亢話聲。

「這邊躺下，這邊躺下，拾過來。」拐杖者對說話人揚了揚帽子。

「打擾你們了……哎呀，就是剛才的三架轟炸機幹的。醫院嗎？都炸完了，現在還

燃燒着。」白衣女看護跑進來說，緊張的尾巴依然在她身上發酵，以致她的舉止稀有的慌亂，「這裏幾個傷兵？十六號病室裏的有沒有？」

「那誰知道。」黃阿大接過來說：「我們的傷兵都逃出來了沒有？」

「沒有統計，我們的注射醫官都失蹤了。」女看護又扭動起屁股跑出去。

「假若剛才全體射擊，也許能打下一架。」黃阿大心裏想。

直到黃昏，傷兵們才遷移到新覓的地址，這裏重新恢復了原有的平靜。

古松陪着哨崗的脚步，刷刷的湊出秋夜的沉悶響聲。

黃阿大這時貪吸着紙烟，兩眼默望向菩薩像前的閃閃燭光，思索什麼。

聽到了熟習的勁健有力的步伐聲，他知道吳榮昌來了，手掌掩藏起烟火，極快地塞

向軍毯，且閉上了眼皮。

「沒睡嗎？」

吳隊長的手電筒在他眼前一視。他嚥了口涎沫，沒有作聲。

秋天的高空，迴蕩起寒凜的氣息。

陣陣小風，吹散了落葉，更吹動了夏季就潛伏在人身上的病菌。長腳蚊也掙扎着最後的生命，翹着尖喙加勁廣播起毒素。於是人的集羣中，汛濫開病災，傳染的惡性時疫，像熊熊烈火樣在隊伍中燃燒起來。陪伴瘧疾，痢疾，感冒……而來的，還有一些強健伙件們玩弄槍械的走火聲，因為這正是他們對於牠們自覺熟煉了的時候。

今夜，小鐵匠呻吟的淒厲聲，更急促了，滿胸炙熱，一臉豆大冷汗，腮肉痛苦地緊縮着。

黃阿大爲了替他帶班而增加了兩小時的夜勤。他不得不掏出二十銅板，接過藏在襟襖頭釧袖口的小半瓶紹興酒，作爲自己預先對於辛勞的慰藉。

燭火在菩薩台前吐閃火舌。案子是積滿蠟油的。灰塵覆蓋的布幔，粉鼻粉臉的塑像，破口香爐……都在寂靜的燭影間閃現出來。

黃阿大有繭的大掌抓起瓶肚，裂開乾燥的闊唇，仰頸灌口酒，呷呷嘴，走到獵燭前，俯首擦磨未淨的木盒槍另件，鼻孔大聲喘着氣。

小鐵匠像失羣的羔羊似的，悲悽的哀呼聲，從套間裏傳出來。然而沒有擾攪了四班兵士的酣睡，只有黃阿大感到神情被誘起的不安和焦燥。

吳榮昌揮着持電筒的手，大步走進來，黃阿大拘束而含有羞態地行了個禮。一個壓制不住的笑，從吳榮昌的嘴角冒出來，點點頭，轉進套間。黃阿大更加害臊了，臉漲的血紅。

「怎麼樣？咳、咳、都患病。」伸手摸摸熱度沸騰的小鐵匠前額：「想吃點什麼東西，總得想法讓胃口開一開。」

「老吳，百姓們該送慰勞品的時候了，什麼西洋藥，金雞納霜，毛巾，棉背心……」

……
「黃阿大跟進來說。」

「慰勞品都在前線上，」吳榮昌打斷他的話：「要想得到牠，就得上火線。你又擺弄槍，我看，子彈上膛了沒有？槍口不要對人！我說過多少遍。」

「沒有放子彈呀！」黃阿大被烈陽晒紫的臉上，呈現出侷促的樣子：「什麼時候開到前線？不弄件棉背心，早晨吃不消。」

「得等大隊部的命令。」吳榮昌又看看小鐵匠。這時他已睜開昏沉的眼睛，遲滯無光的望了望隊長。

「我……連點水……喝，都沒有……」溫馴的輕輕的從病者的淡黃兩唇間吐出。

「等一回，我讓勤務兵給你倒開水。好好的靜養吧！」

「我這次病……不能好了……連醫生都沒有？」淚水大粒的從小鐵匠指掌空隙間流淌着。

「會好的，不要胡思亂想。」扯了扯病者汗臭衝鼻的被子，吳榮昌走出來：「瘦的

皮包骨頭了！」

「可不是，誰想他能病倒，像個活潑的小野兔子似的傢伙。」

「當心你的槍。哨崗們的槍膛也該時刻檢查，若有子彈上膛的，報告我！」

迎着吳榮昌隊長的面，陸萬祥行了個舉手禮，走進來。

「冷。」這個窄鼻樑大眼睛的傢伙，一手遞來手電筒和鎊壳錶：「口令是護士，特別口令是殺敵致果。」

「脫下你的棉襖來，我那裏還給你留了口老酒，吃去吧！」黃阿大還默默念誦着生澀的口令字句。

陸萬祥重新燃起隻臘燭。強烈的火光，沖洗淨昏暗。一片靜穆中，除了衣服的軟綿響聲外，就是院裏古松風濤的呼嘯。

「秦榮根起來，放哨去，快。」黃阿大輕聲叫着一個下額刮得淨光的漢子。

「老陸，樓君山是第幾班的？」被叫者在穿衣服，黃阿大又將夜哨名單送到陸萬祥

眼前。

「就是那個理髮匠。」

「錢學武呢！」

「二班那個穿長衫的湖北人呀！」

於是黃阿大結好衣扣，順次到各班房間找去，電筒下的窄窄甬道上，像個夜鼠似的攝手攝腳走着。

當他在七班一個在上海四川菜館作過侍役的名叫謝世進的耳邊呼叫的時候，這傢伙翻翻身，發着嚙語，過後，又打起了響鼾。他身旁一個寒熱病患者靜靜的睜着兩隻可怕的眼睛，在手電的陰影處窺着黃阿大的臉。

「起來，不願作奴隸的人們。」像尖錐樣挑起了睡者的隱痛，驟然彎身坐起來，兩手搓了搓眼。黃阿大拍了拍他的窄小肩膀：「快點穿，人家在外邊還等我們去換崗，小弟弟。」

「同志。」寒熱病者顫抖的說：「謝謝你，給我弄點開水……這裏藥也沒有，水也沒人給預備……咳，……渴死了……」

「好，你等等，就會送來。」

值班的人們尾隨黃阿大的寬闊得像一塊楠木板似的後背，噓噓着在四班房間裏聚齊了。一個高身漢子，披了件軍用毯，出色的立在貼近燭案的最前面。聽着黃阿大班長的崗位支配命令和今夜的口令報告。

扁鼻方口的勤務兵走進來，一手拿着暖水瓶，另一隻手捏緊電筒。顯然是他還在睡意中，以致破布鞋混亂地踏到稻草上，并沾污了軍用毯。

「脚步放輕些」，黃阿大掉頭擲過來一句：「小鐵匠場完，送到七班的病人那裏去。」

「什麼，開水，須喝點，暖暖肚子。」錢學武首先攔住了勤務兵。

「我也喝點，天這樣冷。」

「別喝完，給我留點。」

「別搶，別搶。」

「吵醒了睡覺的同志，小點聲。」黃阿大輕微申斥道。

「病人怎麼辦，你們都喝了。」暖水瓶已在別的人們手掌中搶奪的時候，勤務兵才有些清醒了。

些清醒了。

「請同志再去燒點，反正我們下崗回來還要喝。」說話的是理髮匠出身的樓君山。

隨後，人們撇開了勤務兵的埋怨聲，衝向夜的原野。

無涯的黑暗，填塞了整個空間。秋草的氣息混合着土壤味，激烈的飄散開。

四週是靜寂的。

遠繞蔣塘的小溪，有時隱約地潺潺作響。

一陣風過，還能聽到密林的抖動聲。

黃阿大謹慎地提落着無聲的脚步，跟了排尾竄過一帶古墓殘墳阻礙的一條草徑。在

這裏，排頭披了軍毯的漢子留下來。

「當心點，不要走火。」黃阿大過去時，順口囑咐一句。

越過一道河水已乾涸的石橋，是一座黑影中滿具茅亭輪廓的車水亭。暗號呼應後，穿長衫的錢學武和亭裏哨崗對調了。

池塘邊甬道，和隣村接壤的小徑，密林叢，毗連公路的大道，……繞了一週，黃阿大帶領另一批滿身疲乏的哨崗回到了中隊部，向棉襖摸一把，潮濕的寒氣襲掌了。

「大家睡去，說話不會用小嗓子嗎？走路也別叮叮丁丁的亂響，人們都睡了。」

一進屋，黃阿大高舉起兩隻骨節粗硬的拳頭，打了個懶嚦。溫暖的空氣，立即撲圍起他來。

燭火無聲無息的煽動，臘油從邊緣上滴流下來的時候已久了吧！凝結為柱形的小條了。

黃阿大就着燭火，燃起半截烟蒂，自己孤寂的吸了口，又輕手輕腳地跑向自己的舖位。

那裏躺着陸萬祥的四肢蜷縮的小小身子，向他脚下稻草裏伸進手去，黃阿大抽出紹酒瓶來，搥了搥，裏面空虛的作不出一絲響聲。

「這傢伙，都給喝了，什麼是少……」

四點五十分，黃阿大把去套的槍，向襖裏肚帶上一插，甩着兩手走出來。

清涼的氣息，逼着他打了個噴嚏。

衝着乳色薄霧，在夜的田野上獨自巡遶着。

他感到這新展開的生活，帶來了可望的幸福，他已經跳出了飢饉，勞苦，汗血，暴陽所交織成的痛苦深淵，而有一種榮譽，獎章，指揮刀……等着他去攫取。他現在已嘗到威權的美味，他彷彿英雄樣挺起了胸脯，用力的吸進口涼爽的空氣。

不遠的村子，有時斷時續的狗吠聲送到他的耳朵，於是他拔出槍衝着這方向走去。

「口令！」

「我呵！你辛苦了。」

「老吳！」黃阿大熱烈地叫了聲：「你到……」

「老黃，黃班長。」吳榮昌閃了閃電筒，握住對方的粗大手掌，「不冷嗎！天氣涼……你以後再不要拿出朋友的身份來，你知道我們這是在軍隊裏呀！我們是有組織有紀律的，昨天你沒生我的氣嗎？我實在不得不……」

「我知道，帶兵，作長官，是應當這樣的。」

「不是長官不長官，破壞了紀律，兵也可以指斥長官的；我們這是保衛國土的一羣人，你沒看到守巢的蜜蜂嗎？野蜂去搶蜜或亂撞，担任守衛的蜂們，會毫不憐惜把寄存自己生命的尾針，給敵方一刺的。」

「是呀！我去年在家鄉，跟着鄰舍去割蜜，還讓蜂子們螫了一臉泡呢！」

「我們就要學蜜蜂，團結起力量來打走敵人。我們不是蝴蝶，不是賣弄風流，悠閒終日的蝴蝶。我們有組織有紀律，在這裏不能插進絲毫私誼，懂嗎？」

「懂是懂的，可是我要患起瘧疾，你也不好照顧我嗎？我在這裏兩眼墨黑，只有

你……我想到前方受傷了，你也會設法讓我活過來的，不是嗎？」

是，那不成問題，不過你不要想到這些」。兩人撒了握得都有些汗的手，吳榮昌掉轉身子，「你到那裏去，到前邊村子去流動一下？也好，我回隊部去了！」

在別離開的時候，黃阿大恭恭敬敬地行了個軍禮，但吳榮昌的眼睛不能透過黑暗來。就那樣揮着一隻持電筒的胳膊走了。

凝結的霧幔，向人送過了透骨的寒凜，黃阿大肌肉時時縮抖，嘴裏大口吐着暖氣。對面又發現有人走來的脚步聲，並且帶着一種笨重東西壓負下的低呼。

「那一個？」

「老百姓。」

「作什麼的？」

「挑柴往徐家匯，趕天亮的柴市……今夜起來晚了。」

黃阿大擎起電筒，向對方照了照，直等挑柴者走過，才重新上了黑黢黢的草路。

布鞋在露水淋淋的衰草叢，移動着。多量水分浸入褲腿。

「老吳真是有粗有細的人物，前線打一仗，我……」接着，手槍，領章，皮綁腿……在他腦裏紛紛呈現出來：「也神氣哇啦的。」

剛拐進村子的一角，眼睛就爲一個有散漫的光線所在吸引住了。同時一種風車似的聲音，和夜裏顯得像寺鐘樣的談話聲，從那半開的門扇間發出來。

黃阿大拔出木盒槍，第五次推上子彈，放輕脚步潛進。

熱騰騰霧氣，沖向夜空，屋裏濃厚的乳白氣體掩覆中，兩個赤臂漢子在擠豆腐渣包。

當地站着幾個持長槍的兵士，每人都是一手擎着豆漿，一個蹲在石磨架下，刺刀貼在懷裏，大口喝着。

「喝碗豆腐漿啵，同志。」軍帽挾在臂下的兵說。

「同志們，那一師的？」

「B師，剛從杭州開來，你們的番號是……」

「別動隊呀！給我來一碗，天氣真冷！」黃阿大插了槍：「幾個銅板，便宜倒便宜，上海都是六個呢！怎麼連糖都沒有。」

「你們也沒有背心，這那能行。寒熱病是單找衣服薄的人，」蹲着的，搖搖鼻子說。

「那裏去弄，上海可有的是慰勞品，這裏老百姓連粒金雞納霜都不送。」黃阿大大口口的嚼着。

五點三十分，黃阿大拍了拍肚子，伸了個懶腰。

「我回去換班了，同志們，再見。」

「再見，我們開到前線上見。」一個兵說。

「前線上見。」

「前線上見，」

黃阿大在晨曦中伸手搖擺着，一邊挺着胸臍，走出了村子。

三

隨着傳令兵的腳踏車帶來了一個巨大的興奮，全中隊每個人的心情，被烈火似的出發消息，所燃燒，所鼓舞。

三五人，一組一組，站在院心，談着。

正副班長匆忙地，在隊長室出出進進，其中最刺目的是穿綠色「斯維特」的黃阿大。一種制止不住的激盪，使他的行動慌促而緊張，兩片闊唇不時裂張開，臉上放出一層蘊有光澤的朝氣。

陸萬祥的窄鼻樑，也出現了，懷裏抱着大批子彈帶跑出來，迎面是咖啡色西裝的呂典一擠進去。

「沒事的不要圍在門口，各回本班的房間，聽命令。」吳榮昌隊長從人叢中伸出頭

來說。

「報告隊長，我們四班還缺七隻槍。」黃阿大兩手分撥開人羣說。

「每班的槍枝都不夠，……郭區隊長，你安置一下病人，快去。」吳中隊長對穿黃制服的值日官發下了命令，「回來。重病的每人兩元留在老百姓家，能到前方的，跟着隊伍開走。」

「報告中隊長，」黃阿大一手搓着臉上汗水，「他們都……」

「報告中隊長。大隊副命令現在各區隊備好東西，不能帶重物件。」傳令兵切斷了黃阿大的報告插上說，「等命令集合大隊部。」

「聽着：各班正副班長，各回本班，告訴同志們，只准帶隨身衣服。重的，用不到的東西，交給郭區隊長。」

一個穿小樹的紅險漢子從門口跑過。

「高特務長，廚房伙伕們預備好了沒有？」吳中隊長高聲向紅臉的喊。

「裝好籐筐了。我得想法弄四條繩子。」高特務長跑過去。

「報告中隊長」。黃阿大抽空又追述着：「四班沒槍的同志都抱怨……」

「回去叫他們整理東西，一切預備好，沒槍的以後再說。」

黃阿大急喘着氣，一面舉起胳膊揩滿臉的油污，一面跑回側殿來。

空氣被擾得緊縮的翻騰，四班飛揚起的塵土，在陽光下，狂舞般浮沉。

「稻草不要弄亂，還得送還給老百姓。」正班長陸萬祥在人羣裏呼喊，「聽到沒有，秦榮根？稻草細起來。」

「出發前線了，你們都有傢伙，叫我們空手握空拳去奪敵人機關槍。」秦榮根俯着憂鬱的臉嘟囔着。

「不許說話，快些收拾。」

「槍枝，吳隊長說有辦法，不要急。」黃阿大搪塞句，一面細繫自己的小小包裹，

「這塊毛巾是誰的？沒主。我當擦脚布了。」

「擲過來那雙襪子，……謝謝。」陸萬祥伸手接住，打成了一個白布背囊。

黃阿大遠遠擲出了紹酒瓶，背紮好軍用毯，燃起紙烟吸着，走進套間去。

「你們怎麼樣？」

「黃同志。」小鐵匠低弱而熱情的叫了一句：「把我扔在後方……你們都走開了。」

「不要哭，好好養病吧！病好了再到前綫上，我們一塊吃蔥菜湯。」

小鐵匠兩眼靜靜淌下淚水，一種貼伏在死神腳下的溫馴，使他的性情軟柔得稀有的感人。

「黃班長，你把我的飯碗拴在你腰裏了。這是你的，沒有筷子。」一個四班兵士跑進來。

「我的筷子那去了？」

於是黃阿大收斂了悲悽的陰影，一種奔濤似的情緒，又投入他的心胸。

一枝烟，還沒抽完，黃阿大又被命令帶隊搬運手榴彈了。

担任運輸的是：理髮匠樓君山，謝世進，穿長衫的湖北人錢學武，……而幫同黃阿大指揮的，還有呂典一。

傳令兵領導着走入他們所不熟習的幽徑。這條小路是潛埋在深深的荒草叢裏的。依靠了這骨骼，狼尾草，野貓爪，廣汎的鋪展開去。

路旁，農夫在田裏刈棉，一隻水牛站在竹林邊吃草。生活着在安靜的自由空間的白頭鳥飛着。四圍一片沃野，喚起一切生物的樂趣，秋蟲在鼓翼。

「我們得像蜂子，保衛蜜巢樣，守護我們的地方。」黃阿大想到這，眼睛放出了燦爛欣悅的光輝。

接着又是光芒耀眼的金獎章，武裝帶；還有一幅已爲他熟習該怎樣作的雄偉姿式。於是他又從腰裏抽出木盒槍，望了望。

「公雞趕進廚房了，還忘不了吃米。又擺弄你的槍了。」呂典一瞥了一眼說，「忘記帶勃朗寧人物對你打官話了。」

「像你們讀書人，也是忘不了字；說那行幹那行，裁縫忘了剪子，還成話嗎？」黃阿大對准對方的高傲，着實敲了下手，「別在這裏賣弄學問，『資格』也得擲到垃圾桶去。」
報復這恥辱，呂典一送給對手不屑搭訕的一瞥，兩手插入褲袋，打起了口哨。

黃阿大滿胸被憎惡堵塞住，默默的插起槍來想，——假若佩上指揮刀那一天……非給你個眼色看不可，不要神氣。

「快走，等一回來不及趕隊伍出發。——」樓君山說，他的袴前垂着兩條褲帶頭，
「長，一短。」

「這回我們先挑幾個好的手溜彈。上回的槍，差一步弄了枝彈簧有毛病的。」說話的是謝世進，他還沒有失去作茶館侍役所造成的拘束態度，兩臂貼身，像一個木人似的走着。

「上草梁頂吃穀粒去吧！手溜彈還有好壞？」錢學武譏誚的霍霍笑起來。

「你看你笑的，不怕風吹痛了你那兩棵大板牙。」謝世進慣常的油嘴滑舌，隨隙而

入了。

「快走，還有二里地呢！」傳令兵在前邊掉頭喊，順眼看了看錶。

當他們一路戲謔着，踏了夕陽回來的時候，中隊部的全體官佐及列兵都已集合。

稻草莖，香煙盒，報紙，磚頭，破短褲，……像殘棋似的散播了整院子。

四周顯出了荒涼，凌亂……菩薩塑像在嘆息。

廟門前，擁擠着大批村民，口含旱烟管的老農，老嫗，眼睛放着明朗光輝的少婦，

靜窺向裏面，並小聲喳喳着什麼。

小孩子有的竟竄進院裏。搶拾破嘴紹酒瓶，以致門崗嚇退了他們以後，不得不加緊

防衛起來。

有廣東兵工廠造烙印的整箱手榴彈，在黃阿大左嘯右喊中堆聚起來。

「報告。」行了個舉手禮，「地雷九箱，手榴彈三十六箱。」

轉回身，黃阿大手掌摸着汗水，分配給圍攔來的班長，於是找繩子，尋扁担，一陣

吵嚷的浪濤，又在一角開始涵湧。

吳隊長訓話的高亢聲，和不寧的騷擾，隨了陽光而結束。

黑黢黢的一羣，魚貫的衝出了淒涼的古老大門，院裏只剩下眉眼和靄的郭區隊長和板村的保長們，議論不休的爭執着患病兵的安置。

六點十五分，第二中隊最末踏入一塊蒼鬱的密林叢作障蔽的空地上了。

香烟火在先到部隊裏，一閃一閃的發光。

電筒接二連三的混淆閃射着。

人頭，白亮的刺刀，槍枝，鼻樑，伙伕們的廚具，扁担……隨了錯綜的光輝，都現出牠們的輪廓。

一些細碎談話聲，從黑黢黢的羣叢間，散蕩不止，像狂風暴雨下的竹林似的嘎啞作響。

保持着嚴肅而寧靜的後來者的隊伍，立即遭受煊染，每人都播弄起舌頭來了。

鼻孔粗聲喘吁，黃阿大讓興奮在胸間翻滾，張開眼睛，四週巡視一遭。

星空下，馬蹄鐵形的半圓形隊伍排列開來，是多麼雄壯的景象呀！

「四班的手溜彈箱，放在這裏。」是前排陸萬祥的聲音。

「沒人偷呀！」

「誰！什麼時候還說俏皮話。」郭區隊長低聲申斥，「都坐下來，不許吵。」

黃阿大摸了摸身邊的各式物件，手把着木盒槍，悄悄席地坐下來。點起紙烟，大口

吞吐出煙霧；——等什麼呀？

「黃班長」。秦榮根挨近了黃阿大的古樹幹似的身邊，「我們沒槍的，使手溜彈嗎

！可是看都沒看見過，到前線上，箱子裏的也生鏽了。」

「你害怕嗎？」

「不，我開心呀！可是有枝槍……」

「立正。」誰站在馬蹄鐵形隊伍當中喊了聲。

肅靜立即吞沒了人叢，村子裏的大吠尖銳而清晰的斷續飄過。

黃阿大兩臂直垂地站住，視線蚊樣向來者伸觸過去。

一個舉動莊嚴，帶了點倨傲的，魁梧的漢子。一步一步走來。細小玲瓏的手杖，得得作響。

夜的靜穆氣息，驟然壓緊。

「大隊長。」誰在背後，扯了黃阿大的袖子。

「諸位同志，」說話者並沒脫下帽子：「知道本人嗎？就是你們的大隊長。這是第一次談話，因為白天不方便，……沒見面。」

訓詞粗率而毫無次序的講下去，像沖毀了堤似的山洪，從他那狹窄喉嚨迸湧出來。

為他的身份所誘引起來的注意，逐漸由於詞句的瑣碎而低弱。已從黃阿大身下消逝了。

現在他環顧着隊形，不着邊際的胡思遐想，像奔馳野馬似的侵襲來。

「……我們作什麼來了？」一個有力的音調劈面擊來，「我們是送死來了……就是簡單的一句話，送死來了，……」

這突起的浪花，向夜空奔去。

黃阿大望了望大隊長的手杖，那手杖也隨了他的講詞揮動起來。

大隊長比吳榮昌更神氣呀！黃阿大想。

四

秋天的夜風，吹拂着大地，樹林，荒草，……和覆蓋夜行軍的疲倦，——這正是日
本陸軍從上海市中心撤退的十月初的一個密星滿天的晚間。

肅穆的空氣，增加了嚴肅的壓力，黃阿大微閉了闊嘴唇，鼻孔抽吸着新鮮牛乳似的
曠野氣息。

吞沒了整個隊伍的寂靜，埋藏着嵌了榮譽金邊的雄壯的隱密，黃阿大感覺得在發掘
珍寶前的一種幸悅，燃燒着全部心臟。黑夜裏放大的眼瞳，緊盯着前者的脚步，他是如
何在巧妙而仔細地編織他的未來的命運呀！

距離上海市較遠了，回頭一看，燈光輝煌凝聚的夜空，還帶有誘惑性。但這對於黃
阿大已失去了迷人的魔力，因為他自己的青春，是擲在另一面的，一到黑夜即變成無際

黑色的黃浦江邊，而奢華，綺麗的一面，只高高的使他羨仰了半生，只可以仰臉望望，……黃阿大最末一次的感喟着，深深吐了口氣。呸！滾蛋吧！自己開墾新的土壤。

「到底是向那裏開拔，不歇歇腳就送到火線上嗎？」

「手溜彈箱子，也得費工夫打開呀！還不知道裏面潮濕不？」

「誰的碗老是叮噹叮噹的響？」是陸萬祥的聲音。

黃阿大把木盒槍腰後挪了挪，走到前邊去。

「讓我抬一回，你抽口烟，要藏在袖口裏。」接過細縛了兩箱地雷的竹竿，黃阿大參加他們的談話了。

「這是淞滬公路？還是……」

「老上海也辨不清，鬼知道是那條，我記得越過兩條公路了」。

靜寂中，隊伍分裂為兩路，救護車像戰馬似的疾馳過去。一陣冷風閃過，隊伍重新合攏來，接着又是分裂開……

「貼邊走，」前面傳來。

「貼邊走。」

一輛一輛閃着光的大卡車，模糊地看得出是掩飾在樹枝竹葉的纏繞中的，急馳向後方去了。

有的樹枝風狂的伸開，在打瞌睡的人們的頭上，一掃而過。

「他媽的」。呂典在黃阿大身後罵了句。

「送慰勞品的……」

砲聲劇烈地爆發了。轟轟，震天地響。

隊伍裏，投來巨大的緊張，森嚴的靜穆又一次吞沒了人羣。

興奮展開了翅膀，撲入每人的心腔翔舞。

隊伍突然慢下來。黃阿大的寬闊脊背，板似的阻住呂典的胸脯。

「別推呀！箱子擱在地上地雷爆炸了，……你找死」。

「後面推我，怎樣前面站下不走了。」呂典提起嗓子喊。

「不要吵，……前面大橋炸壞了，正在修理……」郭區隊長在隊伍側面，邊向後走，邊說着，「不要吵，同志們，不是砲彈，下午敵機炸的。」

黃阿大放下竹竿，接過陸萬祥的半截香烟，兩隻粗大手掌護住闊嘴唇，拼命的抽。

「誰照電筒……誰……搗蛋鬼，」隊後有人小聲罵。

黃阿大跳出隊伍，向鐵軌似的伸開去的黑黢黢隊伍望了望，四五盞手提燈，貼地棍來棍去。

三個穿軍衣的影子，走來。後面一個沒有帽子的光頭傢伙，挑着槍枝。

「同志，前線打的怎麼樣？」黃阿大迎上去問。

「瀏河那邊昨夜打的不錯，我們下來了就不知道。」

「作什麼的？」

「老百姓的便衣隊。」向他的同伴邊走邊說。

大砲吐出連串的沉重響聲，激毀了夜的曠野的沉寂。

空氣激烈的動盪。

大地在搖撼。

黃阿大服了醉劑似的抬起竹竿，追隨隊伍一陣小跑。木盒槍碰擊洋瓷飯碗，發出接連的清脆響聲。

像碼頭上麇集的運貨車似的，一串大卡車密密層層地拖長開尾巴，佔據了公路整個的空間。黃阿大從空隙裏，老鼠似的擠過去。

手提煤油燈照耀下，一座高大的木橋，現出了清晰的輪廓，骨骼似的木柱放出焦炭似的衝鼻氣味，橋面像蛛網似的滿是露洞。

黃阿大小心翼翼的踏穩着新鋪木板，慢慢地走過去。

「當心呀！當心……」郭區隊長手扶橋柱打着手雷筒。

岸上，工兵們搬運着木頭，在緊張地聚精會神修理這浩繁的工程。

「跟上隊伍，快跑。」誰在旁邊催促。

於是脚掌聲，呼喊聲，夾在隆隆砲聲中紊亂地響起來。

「那位同志，替我抬抬手溜彈，一枝香烟。」

「你這隻癩蛙，叫什麼！」謝世進的手指在理髮匠腦壳上敲了一記。

黃阿大像隻笨牛似的衝過來；接了樓君山的竹竿，「到駐防地，給我刮刮臉，就行了。」

郭區隊長，側身走過，隊伍又森嚴而雄壯地挺進了。

矯健步伐吵吵聲響中，可以聽到黃阿大鼻孔裏粗重的氣息。

越過沙袋，壘土，先頭部隊抵達大場鎮了。

空間充滿了吵鬧，一個手提油燈的傢伙，另一手揮着軍帽指手劃腳的說什麼。

三付担架床在一個角落上，隨了蚊般的手電的跳躍光芒，時隱時現。而最使黃阿大觸目驚心的，是蹲踞或席坐在地上的包頭裏臂的傷者，有的在吸烟，烟火一亮的霎時

間，映出一個眉眼赤血淋漓的漢子。

「前面有汽車沒有？同志們。」誰在問。

「同志……有許多汽車都過不來橋，橋被日本飛機轟炸了，救護車有的往上海開回去。」黃阿大一口氣吐出了充滿激憤的話。

「誰說回上海，是走另一條路到前方。」呂典一插嘴說，「不知道，瞎說。」
反正黃阿大已走過了，他掉回頭向後面狠狠望了眼。

「什麼他都裝懂，誰不知道他只會演演電影裏一個配戲角色，」謝世進說話時，啾著手扶的細吊手榴彈箱的繩子，因為他還担心牠會突然磨斷，火藥立刻也許爆炸。

「你知道他挺神氣……硬裝蒜。」

「一個在新華影片公司賺二十塊錢的人。」

「火！」樓君山睜大眼睛叫。

一座樓房在街口寂寞的燃燒着；億倦的火焰靜靜地上下翻捲；殘壁映成一片紅，

而末端的衙堂，却寂無人影，滿塞無邊的深邃的黑暗。

「老百姓都逃走了……敵人還是不放鬆。」

「有骨氣，前線多殺幾個，啾他作啥，抽枝烟。」黃阿大又燃起一枝，藉以驅逐侵襲到他身上的困勞。

公路失去了踪跡；眼前，展開一片荒蕪的稻田。

手電亮處，豐厚的熟稻，已厚密密傾倒了，大地撫摸般挺撲在胸懷。

「怎麼；怎麼稻子不收割，就逃了，傻種。」黃阿大驚訝地張大了眼。

「用袖子堵上嘴吧！一路也不閒着。」什麼時候，吳榮昌出現了。「大隊長在前面罵呢！」

隊伍在野草蓬蓬的墳邊，停下來。

「坐下，坐下。」

於是咳嗽，和談話聲，又放縱地盪漾起來，在黑暗的空曠上，緘默的人像處在蒙古

的原野似的，感到荒涼與冷漠。

黃阿大倒頭在草叢間，瞭望向夜空的碎星。那無止境的蒼穹，呈現着一種偉大莫測的奧秘。

於是家鄉的山峰，村落，秋月……第一次在他的腦際浮起，他意味悠長的讓冥想奔馳開去。

「黃班長，陪我找房子去。」吳榮昌喚了聲。

黃阿大睜開眼，拍了拍屁股，站起來。

兩個人機警地持着槍，奔向狗聲高傲而毫無標的的示威似的嚮亮的地方。

「覺着比你在碼頭上的生活，有味嗎？」

「很配合我的胃口，明天開到前線上去麼？」

「說不定。」

峯寂的路上，僅說了這兩句話，黃阿大沒有感到滿足，黑影裏望着身邊的朋友想：

他的脾氣，摸不透了。

衝進陌生而啞靜的村莊，黃阿大逐戶挨門的敲打。除了崩崩地回響，聽不到半點人聲或狗叫。

「老百姓都逃光了，這些大傻瓜……」黃阿大一回眼，失去吳榮昌，「老吳……老吳……」

「叫什麼！」吳榮昌打開手電，摸了塊石頭，向一座朱漆剝落的大門敲起來，大銅鎖直拗地貼牢門環，噹噹地發着破碎的聲音。

陷入焦急中的黃阿大，奪過石頭，一陣亂擊，大門霍地暢開。

吳榮昌的手電，在每一角落搜索着，野草已放縱的長滿院落，整齊而厚密。

「這裏還有一堆稻草，正好給預備鋪地。」黃阿大裂開了闊唇。

踢開房門衝鼻的土壤氣，潮濕氣，迎面撲來。

牆角堆集的馬鈴薯，都生長起苗壯肥嫩的長芽。

老鼠驟受驚嚇的造出一陣緊劇的響聲。

「手電給你，在這裏等候隊伍，不要亂跑，說不定有漢奸。」吳榮昌兩手插入褲兜。

「呵！」

現在剩他孤另另一個人了，黑暗張大巨口吞蝕了他。

一種瑣碎的聲音，在隔壁響。

猛地他打亮手電，衝入裏間。

幾隻黃母雞擁擠住大冠紅公雞打着戰抖的低鳴……

「這些畜生。」抽身回來，他讓手電環射着。

突然鷄糞鼠污麤集的桌上，一盞煤油燈，被黃阿大發現了，他燃起牠來。

眨了眨眼，房間零亂而淒涼的景象展開了。一架還掛了講究的紗布蚊帳床，兩把刻

有細緻花紋的太師椅，大小不一的缸，醃菜的呢，抑是釀酒的。張開蓋的木箱，傾倒在

地上，孩子們衣服拋了滿地。

「這主人想來還是鄉紳呢！真是他媽大傻瓜。」黃阿大拉開抽屜，一些破賬簿和借據契約之類的紙張，塞擠滿小小的空位。

沸騰的喧笑混合着脚步聲，由遠而近，顯然是隊伍浩浩蕩蕩地開來了。

於是黃阿大跑出來，抱進稻草來。

「隊伍不要亂，隊伍不要亂。」吳榮昌高聲嚷着。

遠處，砲戰又開始了。

轟轟隆隆震天撼地的響聲，掩沒了鄰村的狗吠。

屋裏，大冠紅公雞，嘹亮的啼起來。

五

人們在夜的擁抱的溫柔懷裏，靜靜睡熟了，疲憊伸手撫慰着。只有吳榮昌蹙起短短眉尖，埋頭思索什麼，兩隻蛙眼，望着煤油燈出神。

滿屋岑寂的，可以聽到哨崗秦榮根在院心觸耳的步伐聲；和黃阿大的高樑粗鼻孔，響起的愚蠢刺耳的甜睡鼾。

偶爾夜鼠雷響地跑過屋樑，母鷄咯咯低吟不止。

「隊長。」永遠穿了一身對襟小褂的高特務長，輕手輕腳走進來：「米沒地方買，老百姓都逃走了。黑天時候，那有作買賣的，……明天沒有吃的了。」

「伙伙們都找到安身地方了嗎？那麼亮了天再說，你回去睡吧。」

「聽說這裏牛挺便宜，就值十元法幣，有些人家牲口成了逃難的累贅，買一頭，殺

殺吃我想倒合算，反正快上火線了，大家弟兄們大吃一頓是樂的，剩下的牛肉醃起來。」

「你沒碰到郭區隊長嗎？」吳榮昌抬起埋在手掌裏的臉：「他到大隊部去了。」

「沒碰到。」高特務長兩眼閃閃的望着：「羊不買一匹嗎？兩元法幣，挑肥壯的選。」

「睡去吧！」吳榮昌揚揚臉。

四圍靜下來，兩掌又理起頭，望着燈光，寂寞的眨着眼皮。一種苦痛的酒釀，在他胸間燃燒，從他那蓋在短眉下的蛙眼光輝裏，閃躍出憂沉。

這時黃阿大被叫醒了，搓搓眼皮，懶懶站起粗壯的身子。

「天還沒亮……」

「鷄叫兩遍了。」秦榮根兩手抄在袖筒裏，下顎抖着說。

是勞苦的勤務都擲在黃阿大的頭上，長途夜行軍的疲倦還沒恢復，他又是夜勤帶班。可是他並沒讓抱怨的字眼，從闊厚的嘴唇吐出來，他極力振作着：——不是和老吳

是朋友嗎？他想。

扯下翻捲上去的下半身「斯維特」，接過插着白亮閃閃的刺刀的九七步槍。

「上膛了沒有？」

「沒有，五發子彈都壓上了。你也站崗嗎？」

「讓誰担擋，都睡的舒舒坦坦的，反正我已閉過了眼。」

穿上那件全中隊僅有的棉背心，黃阿大持槍外出。一個陌生的身材魁偉而帶有雄儀態的漢子，迎面闖進來。觸目而潤澤發光的手杖，使黃阿大不知所以然的把槍致敬。

「中隊長睡了麼？」來者四圍瞅一眼說。

「大隊長。」吳榮昌迎進去。

於是黃阿大沉在寂寞的海裏，孤獨地吸着秋夜凝冷氣氛，徘徊於野草叢生的院落上。

結種的狼尾草，觸發起黃阿大對於身世的茫然感情，黃浦江……小鐵匠……遺棄在

沃野上的無際的稻熟子，……

屋裏的噤啞談話聲，逐漸高起來，顯然是吳榮昌爭執着某一問題的論點，而低的噪音的屬者，却固執着自己的成見。這惹起黃阿大兩隻耳朵的靈敏感覺力。

他悄悄走近滿佈紅光的窗前，胸口貼住壁上土層。

「你平心來想想。」黃阿大所熟習的聲音：「隊伍能不能作陣地戰，打衝鋒，手榴彈箱子裏，裝的是什麼型的東西，同志們都不知道……」

「這消息也不確，是從A師部聽來的，榮昌你別急，我也知道兄弟們沒受過訓練是……可是昨天他們的情緒都挺熱烈，況且這又是上邊的命令。」

「不是情緒的問題，他們都是些熱情的青年，我不願就這樣送到火線上連一點戰鬥力都沒有，白白地……」

「不要叫，你帶兵得有法子，明晚不用說開到那去，加入火線再訓話打氣，反正那時米已作成飯。」

「我不能騙我的這些伙伴，我當時是以游擊隊的名目召集的。」

「我也沒騙你呀！」

「你騙我了，你沒給我的隊伍以戰鬥訓練，你只推諉在將來淪陷地域裏游擊……你連到我的部隊落腳都沒有！」

鬧僵了的語音，停頓下。

聽動靜，一個是在床上倒下了，嘆吁着，一個像在整理什麼東西，發出木器和金屬器相拚的響聲。

黃阿大滿懷嚴緊的輕輕離開了窗。

公鷄突然的狂傲啼起來，激野的響。

「問題極簡單。」低弱噪音又響了：「祇看你的能力，能抓住你的下級幹部……」

「我是不想用欺騙換取上尉的領銜。」

隨了曙光暝朗的光輝，轟炸機的隆重響聲：出現在蒼藍的天穹。

「敵機」黃阿大跑進來報告。

轟，轟……重磅炸彈，四週稀疎地響了。

大地的動盪立即震醒酣睡的人羣，樓君山最先睜開乾燥的眼睛，坐起來。

「不要動，不要動……」李子超大隊長擊起手杖指着跳起的每個人：「都貼牆角躺下。」

「黃班長不要出去。」

「外面還有哨崗沒有？都撤回來。」

每個人都驚惶失措地眨着眼皮，有的身披軍毯伏臥在牆邊。

「看牢公鷄。」

「殺了吃吧！還留着等他主人嗎？」

沉悶的怪吼，野馬鼻嘯似的逼近來，尖銳刺耳。

聽聲音，又迴翔起來了。

房間展開了森嚴而沉靜的薄翅。馴服的羊羣般靜止着。

空氣凝結住。

黃阿大開始感到站在生命邊緣上了，潛伏在啞默深底的恐怖，觸摸着他的命運，他

想——遭劫呀……

轟！轟！……大地雷動。

牆壁土壤墜落下，窗戶，房門，木桌……一陣巨烈的顫抖，……

李子超大隊長臉色可怕的慘白，手抖着一把抓起毡帽。

「我要回隊部。」

「大隊長也不能走。」

「敵機發現目標，都得翹辮子。」

「要死大家死在一塊，」一聲暴叫。

暴戾吼聲，縮緊了空氣，大地一陣陣利害的震動。

不安和吵噪擾成一團。

「大隊長走，我們也要跑出去。」呂典一站起來。

「誰也不准向外跑。」陸萬祥厲聲說。

四十米突外，炸彈爆烈的雷鳴，翻捲起屋裏的騷動浪濤。

「我……我必需回隊部……」大隊長的臉腮失去了血色，手杖也抖動着。

「發現目標呀！」

「誰動槍斃誰，他媽的。」錢學武稻草裏抽出木盒槍。

「對！老子們死一塊死。」

「都拔出槍來。看誰敢動一動腿，」錢學武的剃光下顎抖着。

李子超大隊長的臉色越加蒼白了：「我……我不去就是……」

地位應有的尊嚴，已丟棄了他的驅壳，飛逝了。像一匹馴服的母馬似的；李子超大隊長，在一個土壤放着潮滋氣味的牆角，臥伏了身子。

於是粗野的謾罵，狂風飛砂般投擲過來，卑棄的羞辱投入李子超大隊長的耳朵。

吳榮昌這時拳頭雨點似的敲着桌子。

「不要亂響……不要亂響，你們得服從命令……」

「你要出賣我們呀！」

「屁命令。」

「命令飛到山裏交尾去了。」

轟！轟！

毫無聲響的寂靜，重新淹沒了整個房間，埋起了不安，埋起了喧鬧……

這時，混沌的神情，逐漸麻痺。黃阿大早已瞋眼寧靜地摸入了甜甜的睡鄉。

槍上刺刀和他的鼻尖，隔開了兩指的距離，槍身抱在他那寬闊的懷口，胸部安穩地起伏着。

黃阿大睜開了被陽光刺耀的眨眨不止的兩眼時，日本轟炸機的嗡嗡威脅聲，仍在

四野驕狂地飄蕩。

錢學武大口吃着蘿蔔，理髮匠樓君山則鎮靜地噴吐香煙的藍色絲霧。

「還不開飯嗎？」黃阿大沒頭沒腦問。

「吃根蘿蔔，解解飢吧！作飯錯過不冒煙，敵機沒停着炸——你聽又是兩枚」。

飛機聲遠遠地沉默了。

「那麼樓同志先給我隻烟抽。」

寧靜而悠閒的心情，佔領了黃阿大的心域，同別的人一樣平心靜氣睜着兩隻無聊的眼。

秦榮根什麼時候，已安詳坐在太師椅上了，疊着腿。「別響」。側過淺麻子臉：「大隊長和中隊長在套間議論什麼呢？」

「同志們靜下來，聽大隊長訓話」。吳榮昌環顧着報告。

於是人們都停住嘴巴。

黃阿大在牆上搽滅了煙火，半截烟蒂塞進兜囊。

「你們……你們知道什麼叫紀律不知道？」李子超大隊長說話時，手杖揮舞着：「你們完全沒免除老百姓脾氣……你們知道，軍人是以服從爲天職……你們知道本隊長在永祥時候，千八百兵帶過。吃這碗飯不是一年了……」

人們在凝靜的海裏，接受着拋打向鼻樑的鐵豆似的每個字句。

「你叫什麼名字？」用手杖朝着刮光的下顎指指。

「錢學武，」邊答，邊挺腰立起來。

「作什麼事的？」

「豐田紗廠工人！」

「報告。」一個急促的聲調裏，掩隱着不祥的徵兆，說話者並沒因爲站立在長官前，而制止住喘吁。

「你從大隊部來……」

「是……大隊部被炸了。……」

「跟我來。」撇下筆立的待審者，李子超大隊長走進套間去。

「鄭區隊長呢？」

「炸死了，還有……」

「小點聲。」李子超大隊長命令：「去，掩上門。」

「還有第三中隊炸死了一百多……他們找大隊長找了三遍。……」

「吳隊長。」抓起手杖說：「這消息絕對不能給弟兄們知道，我去了。」

臨出門，李子超大隊長嚴肅地向無數的臉孔瞥了一週。

六

吳榮昌中隊長并沒因夜的來臨，而抬起眉頭緊蹙的臉。憂鬱一刻不鬆的和他糾纏，整個心胸被苦痛所堵塞牢。

園主對於將被風災的未成熟的果木，是懷着激烈痛惜與憐憫的，正像吳榮昌排版沒經過校對，就頻促付印似的一樣，他爲了這羣戰鬥力尙沒培養結實的同志們，沮喪着他的疲倦的臉。

然而洶湧的山洪，是不等待築好了堤而暴發的，支隊部傳來了瀏河發現日本軍隊的消息，并發下「立即歸××師陸軍指揮參加作戰」的命令。

外邊成羣聚夥的歌聲，雄壯地飄向充滿夜色的冷漠曠野，飄向發着抖顫的竹林……失去了收割主人的衰老稻田……

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全國武裝的弟兄們

.....

半空拔起樓君山，那個老實得像綿羊似的一聲尖叫！

前面有東北的義勇軍。

後面有全國的老百姓。

.....

吐出淤積了整天的悶窒，理髮匠舒展他的自由了，儘可能讓喉音高亢地飛躍出來。

黃阿大挺着他飽餐後的肚子，一眼爲了嘴唇烟蒂的酸辣氣氛而半閉着，蹲在圍滾得像新築的墳墓似的稻草架下擦鎗。那油污的布條，染髒了那粗大的手掌，就朝褲腿摸着。粗暴的氣息從鼻孔洩出吸進的響。

錢學武給這傢伙打着手電。

「手榴彈箱子都打開，每人七個……什麼都預備好，等命令一到，全體出發。」吳榮昌中隊長走出來。

零亂的脚步聲，洞洞響起來，朝屋裏蜂湧而進。

「黃班長……我到××師部去，馬上就回來。」

「有。」

黃阿大木盒槍收拾妥當，拿下嘴含的烟蒂，拚命吸口，遠遠用力拋出去。

院裏，被踐踏的狼尾草叢，悲哀地倒折了葉梗，角落上的還生氣勃勃，孕育着飽滿的種子。

秋風吹過草叢向伴侶泣訴着牠們的無辜的遭遇。

秦根榮手持刺刀撥起木箱的鉄釘，手掌因為過度的吃力而微抖，同時咬緊牙。

圍牆在四週的人們，零碎而不着邊際地騾噪。

四角墨黑，只有人圈裏一片光輝，像煤油燈放進深槽裏似的；天棚赤裸的粗樑柱閃

映一團射來的濃光。

腿骨交錯的空間，一道光線裂開來，於是呂典一的抱在兩手的膝骨，照出來了。他投入孤傲的懷裏，遐想什麼。一對寡居婦孀的沉默眼睛，在黑暗裏眨着。

木板聲響動，發着榔榔聲音的鉛板一扯起，溫暖在石灰袋週遭的蛋型手溜彈，跳入人們的眼瞳。

「這怎麼攢呀！先得外邊擲兩個。」

「不及木柄的。」

「喝過水去吧！你又懂什麼，這個爆炸力強。」謝世進直起腰來。

「速度三秒多鐘，你看，這說明書上寫的你才他媽扯白話。」那張有插圖說明書，在粗大手掌間，握成一團，又被皮膚細緻的手掌搶過去……有繭僵的握緊牠……最後撕裂開來，展在無數條眼光掃射的圈套裏了。

班長們亂紛紛呼喚，木箱零碎不堪的響動，一個領受他所應得的一份還嘍！「再加一

枝。」

扭扭解開，露出白衛生衣，一邊揮着汗水，陸萬祥兩枚兩枚，向黃阿大手上送去。

黃阿大邊低聲查數，邊暖接受的繼續者。

「沒有鎗的得加倍，領雙份。」是秦榮根沙啞嗓子。

「中隊長回來，你去說，亂叫什麼。」

「我們沒有槍的開會商量商量。」誰這樣喊。

但這聲音很快地融消於鼓噪和大聲喧笑的海洋裏了。

「到廚房吃羊肉去！高特務長跑進來帶有一股膻氣。」

「誰弄來的？」

「一匹他媽比豬都肥實的公羊，我請客，快來，不要讓吳隊長曉得呵！」

一批圍纏着他跑去。

樓君山稻草下安置了手榴彈，最末一個溜了。

「來。」黃阿大扯了錢學武的長衫。

躲避在熟稻架角，黃阿大一手抓住錢學武的手，向自己另一掌裏送。

「別作聲，拿去藏起來，這東西多帶幾個不吃虧。」

伸手一摸，兩枚手溜彈，錢學武不加思索地塞入長衫大襟那隻空虛的兜袋裏。嘴角掛着受取恩惠的蠢笑。

砲聲震耳響起來，衝碎了蒙了大地的原野的沉寂，衝散了揚溢在夜的氣息裏的濃郁青草氣味。

黃阿大燃起半截烟，火柴「吃」地響了下。

稻草在人們坐臥的當兒，縷索地動靜，像少女綢褲摩擦似的。

洋裝書本，彩色刺目的小冊子，紙張……破襪……又一次從人們身上擇剔地遺棄在地上。

樓君山睜開乾燥的眼睛，正仔細地細繫手溜彈，使他行軍時不致和瓷碗相碰；嘴裏

還嚼動肉質堅韌的羊肘。

終於吳榮昌中隊長匆匆回來了。短短尖眉，已伸展開，滿臉沉着的嚴肅。

「路上絕對不許抽煙，談話，這就開到迫擊炮陣地……大家注意呀！」吳榮昌環顧着：「四班黃班長代理鄧區隊長。」

隊伍像巨蚊似的，在無涯的遼闊荒野伸長了尾巴，潛進。

啞靜地穿過久無人跡的村落，炸彈陷坑壘壘的奇凸草徑，黑壓壓密林叢，墳墓，棉

田……

炮彈在週遭咆哮穿梭，爆炸，火焰四噴。

土壤揚舞的散落。

隊伍在戰壕縱橫的地方分裂開，插入工兵的散線了！

一個左手吊在頸子上的工兵連長，對黃阿大發着零碎的命令。

濃烈的琉璃燃燒氣氛，衝鼻的激辣，溶解了魚臭的血腥。

黃阿大彎伏着粗大腰軀，來往叮囑每個人找尋貼身的有利地勢，接着軍用短柄鋤，兩脚鏟，像水流似的傳遞到另一邊。

鋸齒形的工程，開始了，每隔相當距離，有工兵指點着。

「目標……發砲。」一百米達遠近的聲音。

第一聲砲響，兩脚鏟跳出了錢學武的手掌。五步遠的伙伴傳來命令。

「傳下去，手溜彈離開身子，掩藏在自己記牢的地方。」

接着重機關槍的聲音，激烈地響起來。

我方砲聲停止的當兒，對面砲彈帶着暴戾的呼嘯，飛蝗似的投來。

鐵片爆炸，土層沸騰，火光閃閃不止。

黃阿大浴在鎮靜的海裏，伏腰草叢深處走動。一組人影，在砲彈火光中閃了閃。顯

然是炮兵們在尋覓新的炮位。

「……裝上八個藥袋吧！」

「目標……一千米，發砲。」

砲響掩蓋了重機關鎗的暴叫。當砲聲停止的時候，重機關鎗又響亮的冒拔出吼聲。

接着，聽到一陣雜亂脚步和鉄器相撞的聲音響後，耳邊失了砲兵談話的動靜。于是

黃阿大跑開去，連串的敵方砲彈在他剛才立腳的林叢爆裂開來，噴着火。

黃阿大機警地跳入戰壕潛伏下了。

「這是什麼工作呀！他媽的。」一個喘吁的聲音說。

滿鏃濕潤土壤，拋洒向黃阿大的頭頂。

「那是誰呀！說話的人？」

「嗷，黃代理隊長嗎？你跑到老鼠洞裏去啦！好半天……」

我方的砲聲遮沒了說話的聲音，雄壯地高吼了。

掘兩畝土的工夫，三十節式機關鎗聲，又浮在一切響聲的上面來了。

——哇哇，——哇哇……

「這真是替他們陸軍洗腳的營生，媽媽的。」謝世進這傢伙並不因砲響連天而閒嘴。

「累的一頭臭汗誰知道，我們也有槍，爲什麼不上火線？」

「叫過『黃牛』來，他媽的，當了區隊長就不管咱們了。」

「他是老實人，……」

「老實不讓騎。」謝世進忿恨的說。

「我就在你跟前呀！夥計。」黃阿大鼻孔沉悶的呼吸着說：「找不到中隊長有扁法子想。」

「我們有槍……我們要到火線上。」呂典一不滿地吐了口：「呸，什麼能力……」

黃阿大不聲不響離開這裏，他似乎失去了控制力量的舵手，皺起眉頭，在地殼被劃鑿的重疊土層裏，攀爬着，指甲塞滿新鮮的沃土。

左近砲聲，彼此相應的發射。

發揮凶猛火力的三十節機關槍，挪到右翼去了。

「同志，這裏有傷兵沒有？」火藥爆炸的亮光霎眼一映，三個頭戴鋼盔的救護兵伏腰閃來。

「再向前去，……」黃阿大揮了揮手。

「黃隊長！」左手受傷的工兵連長跑過來：「你別瞎跑……找你找不到……帶領你的兄弟，到右前方密林隱伏……快。」

敵機拋下照明彈，半空一朵綠色火球，凝止住。

像喧鬧鼠羣發現貓爪似的，砲口停止了雷鳴地噴吐。砲手臥倒時，整理了一下草葉樹枝的偽裝，竭力拉拂下掩蔽網來。

只有重機關槍，阻壓着敵方的交岔火力。

探照燈，奔騰雲霄的蛟龍般，射着刺目的虹光。

靜幽幽的灌木叢，映出零散的碎火。

「偵察我們的砲位，還是鬧別的鬼？」

「同志們，都是上海讀書的學生做？」工兵連長平心靜氣的說：「上海學生真叫人佩服，中國這次要翻翻身了，他媽這幾年讓日本鬼子摺的簡直不能喘氣了。」

「你們都這樣辛苦，爲了祖國的自由……」呂典湊近來。

「看，又一枚照明彈……誰高聲說。」

「連長同志。」謝世進插嘴：「我們是來上火線的……什麼時候工程能築完？」

黃阿大側臥在草叢間，一匹太陽下晒暖母狗似的伸開他的四肢。從他的表情看來，是稀有的坦然。眼睛一閃一閃地望着，從林隙洒落的燦爛光點，不聲也不響。他在懷戀着吳榮昌，雖然他倆之間已找不到友誼的真摯蹤影，而且他離開他還沒有抽隻烟的工夫。

當他們低聲赫赫笑着，黑影裏搶奪着盛飯的時候，吳榮昌中隊長也趕入密林來吃戰飯。

一發現他的噪音，黃阿大跳過人們的肩膀，頭顱摸過去，兩隻大掌熱烈而有力的抓住對方的胳膊。

「你回來了，老吳。」

於是一羣人擠着，擁着，奔過來。

「中隊長，吃飯。」

「都是糙米？媽媽的。」

「我們要到火線上去。」

「中隊長，沒槍的該領雙份手榴彈呀！」

「同志們，感情不要衝動，這也是戰鬥工作。」吳榮昌愉快地撫慰着每個興奮的伙伴。

砲彈暴雨般射來。

「我們要到火線上……」

黃阿大嚥下沒說完的話，悄悄跟隨吳榮昌到寂寞的一角。

「老黃，你怎麼也吵到火線上，上去就夠打「跨」了，一點戰鬥鍛鍊都沒有……」吳

榮昌咬着黃阿大耳邊說：「大隊長不知什麼時候逃了。」

「逃了！」黃阿大在墨黑的幽蔭林叢間，張大了兩隻驚訝的眼睛。

七

叠滿了陰沉沉的濃雲的低空，有飛機馬達聲隱隱地透出來；是我們的偵察機，還是敵方的轟炸機呢？誰也沒有仰起撲滿疲憊的憔悴臉來，望望這動靜響得怪刺耳的傢伙。

一條縱橫交錯的戰壕，死蛇軀壳似的陳列在血臭滿空的大地上。而魚市場所有的一種濃重腥氣，毫無止境的到處散播着。

黃阿大的嗅覺力已經遲鈍了，正如飛機的響聲引不起他的警惕性一樣，這時像一個久慣戰場的老兵似的，很安穩的睡着。整個意識都沉入昏迷的倦乏海裏了。彷彿過勞的野貓，打着呼嚕呼嚕地響鼾。他的背脊倚靠了壕壁，兩隻掛滿泥塊的腿，在放着大量濕氣的溝底伸蜷着。壓在他的大腿上的，是錢學武那下顎刮得光光的半面蒼瘦的臉。

窺頭剝兜着滿軍帽蕃薯跳下野草掩覆的預備陣地的交通溝，拐進犬齒形的甬道間。

「陸萬祥起來。」用腳輕輕踢了下睡者的腿骨：「弄來吃的了。」

然後，把帽子朝地一抖，粗壯的蕃薯夾着泥濘全被倒在光線幽黯的角落上，又回身抓着睡者的肩膀搖搖起來。陸萬祥并没完全睜開眼，只嚙語般咧咧嘴表示對於呼喚者的憎惡，並反了個身子。

「乖乖地，我看見你捧進一大堆……」一個眼眶深陷的警戒哨，躬身闖進來，笑嘻嘻的說。

「噲噲。你不問問誰的，張口就吃，不怕咬碎了你的牙。」

「你他媽又忘了向老子討香烟的辰光了。」警戒肌肉陷下的嘴巴，拔出正咬的蕃薯說。

「嗷！大哥！大哥！帶着嗎！還弄兩隻來燻燻嘴。」

「得替我站兩個鐘頭的哨……伙伙都他媽死光了……這個辰光還不送飯來。」噙了烟亮到癩頭劉懷裏，一盒精緻而扁薄的大阪火柴。

「伙伙都死絕了根了……媽媽的。」吐出口烟，癩頭劉抬頭望見俯腰的哨兵：「你還吃，黃隊長連味道還沒有嘗着——媽媽的，我拿你三隻烟了。」

「這傢伙財迷打底。」哨兵裝着鎮靜的神氣，一接過香烟壳，順手抄出兩隻大蕃薯邊跑邊回頭：「乖乖地，我也再吃你兩個。」

癩頭劉高聲罵了句什麼，站起來摸索到隔有齒形的另一甬道。

「黃隊長，喂——抽隻烟醒醒，喂——香烟。」

黃阿大搓搓眼，並沒起來，邊含糊的答應着邊吸着癩頭劉燃點的紙烟。

「還有吃的——塞塞腸子就清醒了。」

「不……吃……」翻了翻腿，錢學武的臉被移到膝蓋上，兩人又配合着打起鼾聲。

直到癩頭劉走去香烟火燃燒着他的貼肉褲子，他又一次睜開雲霧遮障的眼睛，但立刻重新闔閉上了。像久歷風雨的古木，他的意識腐朽在瞌睡的侵蝕下面了……

醒來，筋骨一陣陣酸痛。仰臉看看，大熊星已在頭上發出閃爍的光花，向黃阿大高

欣而讚美的打招呼。

不知溝裏什麼時候塞滿了人，週遭暖癢癢的帶着觸鼻的飯香。

於是黃阿大迅捷地解下自己的磁碗，向喧笑攀談正起勁的一簇影團，塞過去。

「同志，那一連的？」

「我是區隊的……換防了嗎？同志。」

「你們八成還留在這裏，我們吃過飯出發前進陣地了……」

「貴隊在第三號交通壕。」下士模樣的兵，朝氣勃勃的說：「從這走過去。」

黃阿大在黑黯的甬道上，故意作出種種響聲來，使迎面來的人會預先躲開，而不致於碰頭。因為視力在這裏正和瞳孔相反，縮小了，除了觸覺或聽覺，其餘的都被夜色所

蒙蔽。

「三挺機關槍，媽媽的；正惹眼。」熟耳的說話聲音，是從塹壕隔壁發出，這時，被一種繁縟的吱吱聲壓低了。

像是黑暗的色素裏，埋潛着某類奧祕，黃阿大懷着稀奇的心情，站立下，斜側了肩膀。從貼身走過的一小隊運輸兵低着嗓子吭哨的動靜，猜准是挑着也或許抬着一些砲彈，地雷類的爆炸物。

「第六區隊的同志，來領手溜彈。」吳榮昌的嘹亮喉音透來。接着喧鬧的雜亂響聲也跟着吱吱聲的遙遠而顯得清楚了。

反映到壕壁濕土上的燭光，有個碩大頭顱的影子颯動。

「老黃快來……手溜彈快讓人家領光了。」

「我們今夜裏廂，說不定能參加作戰。」

黃阿大顯不得投擲來的零碎招呼，使碗盛了大半口飯，邊吃邊擠到吳榮昌背後。

「別搶……別搶……挨着次序拿。」

「擁你娘的胯骨，你擁……較關東西呢，只怕你背不動。」

「閑話少說，領到手就倒出空來，讓人家……」

——轟，隆隆……

壕裏立時靜下來，一種「工程被炸燬的隱隱而微細的響動，都能清晰地聽到。

黃阿大塑像似的呆立着，眼睛閃動出似乎遲疑的凝靜光輝，但闊唇並沒停止咀嚼米飯的動作，雖然彷彿他不是有意的在吃什麼。

「同志們聽着。」吳榮昌的話聲，衝破了佈在空間的凝寂：「今晚我們也許能打一下子，然而我們所受的戰鬥訓練並不精，所以我們更應當拿出勇敢來補足這點欠缺……我們該作出出色的戰績，不要讓友軍看輕了我們這些工人和智識份子湊合起來的力量……」

敵方重砲又壓低了吳榮昌的話音。預備陣地的四圍，凝成一片不可分的稠密的爆炸聲。

五分鐘後，吳榮昌的腔調，像潛水艇似的從聲響喧囂的海裏冒出來。

「……師部給我們的命令，是暫時担任守衛預備陣地的職責……我們要拿出勇敢來

……」

「給正規軍點眼色看。」誰小聲說。

突然響起巨大的爆炸聲，第三條墜道塌倒了。甬道間傳來從土層中所發起的刺心慘叫。

「第三排……」

「……機關槍組散開……」

「二班……左翼……」

「前進……步槍組掩護射擊……」

一片低啞而繁多的喊聲，從不遠的前方障地傳來，黃阿大伏在瞭望壘邊也傳達出吳榮昌的命令！

「第一分隊以第三人為標準，就地散開。」

十六個剛毅青年，立即各據了犬齒型溝渠的一角，靜靜喘着氣。

「第二分隊，由分隊長獨立指揮……任務守護……陣地。」

「咯咯——咯咯咯——咯……敵方機關槍有節制的「點射」了。」

「嗒嗒……嗒……」

黃阿大眼前的潛進友軍的幢影，被瀰漫的烟霧遮蔽了。

機槍聲，步槍聲……永遠是聾噪的怪獸羣般咆哮……不間隔的連續咆哮，人間似乎混亂了，大地就要崩毀。

砲彈帶着呼嘯的狂風撲來，劈雷般震天撼地的一聲爆吼，土地裂開來，土屑立刻飛騰向夜空，於是交通壕塌陷了。樹幹和土堆塞滿三號甬道。

黃阿大從昏厥狀態中睜開眼，來不及拭去掛在頭髮，睫毛，耳邊的濕土，跳入已成陷阱的吳榮昌的避彈壘中。

「老黃……我在這裏呀……」

黃阿大發覺被鬆軟土壤所埋壓者的掙扎而土屑微微顫動的地方，就像兔子掘窟似

的兩掌刨抓起來。

——咯咯——咯咯咯——咯……

「我在這裏呀……快扯我的胳膊。」

相反，這時黃阿大直起腰來，因為敵方扇形的機槍掃射已經侵入手榴彈可能狙擊的「射程」線內。黃阿大拉開沾滿大半截濕土的右臂，朝噴吐火焰的前方，用力擲出去手裏的爆炸物。

「老黃……老黃……」機槍沉寂下去，又顯出吳榮昌的噪音來。

「黃同志。」呂典的影子跳入黃阿大的眼裏：「我們得衝過去……留在這裏也將給活埋了。」

「先救人要緊……快來刨土。」

二十分鐘後，吳榮昌聳聳肩膀，抖抖衣領，巡視着左近，指揮起未受傷的人們緊急整理防禦工程了。

滿坑滿壕的塗死尸體，堆砌成了堡壘，有的隨手拖填到防護壘的陷口上，作為堵塞的材料。

很快的，一座座血泥肉土混合物建築的「工程」，在淡紅色月亮剛昇的當兒，顯示出他們神聖而完固的雄姿。

這正是槍聲沉寂的午夜，黃阿大鼻孔粗獷地喘吁着，靜靜等待第二次的衝殺。
血膠氣在四野蒸發着。

八

天空陰鬱的午夜，槍聲稀淡下去了，但日本陸軍突被我軍右翼，佔領了金家鎮的情報，已沿順電線，通達到師部。情形越發緊張，吳榮昌的中隊，接受了「立即奪回」的命令，緊急開拔了。

隊伍散開，每人保持着三米距離，順着流水潺潺的小溪，摸索前進，越過一段砲火炸折斷的亂蓬蓬矮樹叢，像一羣鮮魚似的悄默悄地，爬進棉田裏了。棉樹枝葉，已全被敵人機槍剪平，黃阿大懷着一種小鳥落在剛被農夫剝光的草場上一樣惴惴不安的靜聆着隔岸的肅靜裏理潛的脚步聲，邊爬邊把身子伏移入流水溝渠裏了。

聽到溪水潺潺的卜咚卜咚響的時候。黃阿大從手溜彈上刮了團泥，勾頭朝後身甩過去。向胳膊上抹了抹「保險蓋」，靜靜地停止了爬動。

猛地，機關槍咯咯叫起來，像發覺攫取者的老公雞似的驚啼起來，火光隔岸吐着花朵，黃阿大順手投過去瓶型手榴彈，掩護隊兵，隨着接二連三地拋擲起來。轟雜的爆炸聲凝集在一起響。

「衝！」使人寒慄的一聲叫。

——咯咯——咯咯咯——敵人的交岔遮擋住橋口。火力。

「衝呵！——衝……」左角喊聲龐大了。

槍火交射與人們咆哮凝結成的巨吼，夾着一兩聲從橋上投墜入水流裏的回響，前頭部隊，剎刀下草叢般成排折鐵橋下。後半隊緊接湧躍上去。

突然燃燒紅的機槍口，在一聲雷鳴中，停止了痙攣地乖叫。黃阿大站在水流中，耀武揚威地喊起來：「同志們！過去，快！」

沁涼水波，在黃阿大身週迴旋着，他一手高擎駁殼槍。一手解下挾下另一棵手榴彈，用口咬下「保險蓋」，連扯彈簧，又投向對岸。

正在這時，吳榮昌躍上橋板，疾跑。

「快」，癩頭劉在橋當中突地將吳榮昌捏頸按下。扇形的機關槍彈，飛蝗似的從他頭上閃過一排。

——轟——機槍殘肢四飛起來。

「快過去，快！」黃阿大的駁壳高舉着搖揮起來。爲了不使這功績的主人，被人忽視，他又驕矜地喊了句：「快過去，快。」

敵軍潰退，於是步槍擴大了響聲，帶着尖銳的尾哨，嗤嗤只響。

「不要亂，保持原有隊形……慌什麼……」吳榮昌胡亂放了幾響手槍，朝金家鎮東南角疾奔。

黃阿大扭扭對襟上的水，衝着煙霧，血腥氣，火藥味……摸向黑越越的西北隅，後邊鏈索形的隊伍，逐漸移動，呂典像起重機的一環磨光鐵圈似的夾在當中。

這時，爆炸物硫磺，燒夷彈……紛紛脫手而出，村東南幾間茅屋燃燒起來了。火光

燦爛的地方，現出敵軍用破磚碎石堆砌成的護身壘，樹木的粗圍枝柯，亂蓬蓬遮攔了村口。

火身隨着風向，撲動着，樑棟劈剝地暴響。敵軍掩身滿壁紅光的窗口，射擊着。另一些散佈在村口的日本兵，極頑固地阻止衝來的人們。

大道邊，荒草，白楊……都變為攻擊者的掩護物，沉着地描射着窗口。門側，碎磚間，時隱時現的影子，軍帽，刺刀……手榴彈則在兩道熊熊火壁夾口處零碎爆炸着。

笨重的硬皮靴，刀鞘碎鐵片，散亂在橫躺側臥的屍尸中間，偶爾發現蛆蟲似的朝房屋蠕動的東西，吳榮昌會迅捷的打兩響，使他重新翻倒下去。

西北角，槍聲爆發了。

黃阿大的粗壯身子，最先衝進了黑黯的村口，一脚踢開日本哨兵的屍身，竄進貼身的一間屋子；撲着障手礙脚的木器，擠到窗邊，鼻孔粗獷地喘着，持槍朝街上脚步響處狙擊。

街道立刻空靜了，敵軍夜鼠般避身牆角，屋門，朝黃阿大這邊，發來密排的子彈。

在互擊的當兒，黃阿大嗅到颺風吹來一般燒焦的木炭和綿織物的氣味。並有簡陋構造物的崩毀聲傳來。沖霄的火焰，在東南高空高聳起峰尖，黑烟騰舞着，時有草層灰飄起。

街道照得刷亮的一片，黃阿大就勁望到了對面屋頂樓君山的影子，後者正貼身煙筒向前下方描射着。

紅光滿舖的石頭堆砌道上，一個頭髮障面的日本兵，埋頭在血沼裏，兩腿劈裂開。斜對險的牆壁已裂開巴掌寬的縫隙，兩隻槍口從其間靜靜伸豎出來，時時冒一縷煙。

黃阿大早已停止了射擊，啾啾還在驚慌中戰抖的手掌，混沌的意識翻了個身，他極深刻的注意到這一悲壯的場面了。他的眼前裏閃耀出凝靜的光，耳邊只揚溢着一片烽火呼嘯。

街心忽的出現了一隻穿分指襪的腳，黃阿大立即端槍，然而，迎面響了一聲，黃阿

大眼前栽倒了一個慘叫着的傢伙。

「對面屋准是錢學武……」

「誰？」黃阿大連忙扭回頭。

「我，謝世進呀！和你在一塊打了半夜，你還裝在罈子裏。」

「屋裏還有誰？」

「就我們兩個——噫！」謝世進閉住嘴，朝貼在牆壁潛退的傢伙，放了一響。

同時，半聲高叫，樓君山巖石似的從屋頂滾下來，身子跌壓在一個正在癡癡的敵軍

屍首上；接着，黃阿大看到樓君山伸開的兩臂，血像泉湧似的染黑了半面。

「隔壁就有敵人，我們不能衝出去了。」

「媽媽的死在一塊吧！」黃阿大兩眼直視街心說：「反正他們也逃不出咱們這一道

下子。」

眩目火光，逼近了百米遠的鄰屋，夾道火壁像爐火盆似的紅。一小隊日本陸軍沿壁

退來 …

兩側連續的狙擊，淆雜的皮鞋聲和槍械相擊聲。立即擾作一團。屍身堆成了小丘，血向四下流淌着，順了石縫及陷凹的彈坑。

「老廣。」謝世進急拉一把：「我們得退呀？」

「放走鬼子嗎！你不能……」

「不管……怎樣……得衝出去再挨一霎時就埋在火裏了。」

隨着鄰屋倒塌的雷鳴，帶來酷暑般熱度，火光耀眼，屍臭撲鼻，夜空掀起了一片廣汎的黑煙；瓦礫以及古老的柱脚，屋樑……炫染成熔爐鐵液似的熟透的紅色。有力的爆裂聲，時時發出着。

「火……快……退出去快。」

「出去會碰到『飛子』。」

「連房子都要倒了……」

對門的烈火，照得滿屋紅了，黃阿大在袖口上揩着汗，濃煙穿過窗口塞入了房間。

熊熊火光在黑烟裏，一閃一閃地。

牆壁剝裂開，整塊磚泥埋葬了樓君山，下半身只有兩腳露出來。

「我要衝出去……」

「不能，我命令你。」

一把沒抓住，謝世進掙脫出去，接着黃阿大聽到火濤呼嘯中，拔出來幾聲槍的尖叫。

黃阿大一臂遮擋住口，衝着烟霧，貼牆角爬過謝世進塞擋住門口的身背，拐過來道，立身到火壁的陷口，還擊了幾槍。轉身跳到大紅木櫃後背。

「老黃……能出去不？」錢學武從櫃底伸出頭來。

「退吧……我們不能陪着死。」

「退不出去，外面卡的緊。」

「黃隊長……黃隊長……」呂典離開油亮圓木柱，一躍撲過來，顫抖地抓緊黃阿大肩膀叫：「黃隊長。」

「不要慌……退，快退。」

驟然立脚牆根的貨架倒下來，空肚大瓶，香烟罐，瓷酒盃……先一步跳到了地上，餅乾散滿一地，一隻金鐘牛乳罐骨碌滾滾近黃阿大脚跟。

「我給你們掩護……快向外跑。」

錢學武在櫃底擲出手榴彈，門口有人的四肢飛迸開，濃烟極快的又湊凝成一片。

「退……快……」

黃阿大邊說邊動手射擊了，眉尖貼倚着櫃沿，縱日向煙氣層透望過去，錢學武一閃就消逝了蹤影。

「呂典……退……」

「我不敢出去……黃隊長。」

「快，你等火燒死你嗎？小膽鬼，媽的，快，有我掩護。」

「砰： 砰……嗤……槍聲夾帶一道尖哨，滑過呂典一的耳邊，突然，他的慘白臉色變青了，肌肉顫棘着。

「你退出去，因為你有更大的使命，我於其在屋外死，不如在這裏卡着，也不讓他們逃出……」

「呂同志。」黃阿大抽回駁壳槍，語音悲愴地走來，抓起呂典一的手：「你退吧！朋友。」

呂典一看到了黃阿大眼眶裏蘊貯的濕潤淚水，可是一把奪過槍去。

「黃隊長……退……」呂典一催促着，轉身射擊了。

溽暑似的熱度，逐漸增高，空氣膨脹着，沸騰着，烏煙塞滿整個的屋子，而火焰驕狂地伸舌舐着窗櫺，像攫取什麼似的一隻魔手。

黃阿大伏腰望着呂典一高聲喊起來：「退呀！快……你不就燒死了……」

巨大的火嘯，迴旋在夜空，配襯着沖宵紅火，更顯得悲烈而雄壯。黑紗似的烽煙在舌邊湧舞着，隨風飄向這古老村鎮的四野，整個廣集的衆火埋在濃煙烈火底下了。

抗戰兩周年缺四個月。



大地文藝叢刊

正當一切都艱難的日子，我們以無限的歡喜把這
部小小的叢刊，開始送到讀者的面前。

我們感覺到這幾年來文藝工作中創作活動的收穫，跟隨戰爭的發展和持久，在逐漸的顯示了從來未有的豐富和堅實。它們產生于戰爭的血火之中，作為精強的武器而參加了戰爭；同時也實在是承繼了過去文學革命的最優良的傳統，而走向新的國民文學建設的道路上去的。

我們不敢抱負過大的企圖，只希望由這個叢刊，能夠幫助那些在物質條件嚴厲限制下，數量較小，篇幅較狹的文藝刊物，多多盡一部分記載和傳布的責任，更益擴大和持久文藝戰鬥的大眾的影響，在國民文學的紀念碑的建築工程上，鋪設一些所需要的磚石。

參加叢刊的作家，並不限定于既成的資格，更不限定于文學上的某種集團或流派，所有共同的一點，他們都不是書齋裏的冥想家，或咖啡館裏的觀賞派，而是切實實的踐立在今天，大地的血腥泥土之上，為着祖國和全人類的未來而作着鬥爭的兵士。因之，編選在這裏的作品，也許不能一定像我們所理想的謹嚴，我們是用着戰鬥性和藝術性的統一，當作自己的目標的。

這個叢刊希望以各方面的熱烈的聲援，能夠無限制的繼續編印，第一次的計劃為二十冊。現在把已經編定、付印、出版的目錄刊布如下：

| | | | | | |
|--------|------|----|---------|------|----|
| 東戰場別動隊 | 駱滄基 | 中篇 | 粵北散記 | 司馬文森 | 報告 |
| 子午線 | 田濤 | 中篇 | 仇恨的生長 | 王西彥 | 短篇 |
| 火場 | 黑丁 | 短篇 | 在戰鬥中 | 聶克 | 中篇 |
| 小母親 | S Y | 中篇 | 兩個逃兵 | 艾蕪 | 短篇 |
| 民主與現實 | 巴人 | 論文 | 詩放談 | 錫金 | 詩論 |
| 紅燈籠故事 | 蘇雲暉 | 短篇 | 桐柏山頭的烽火 | 臧克家 | 詩集 |
| 第一階段 | 吳奚如 | 長篇 | 南懷花 | 碧野 | 長篇 |
| 火焰下 | 荊有麟 | 報告 | 炸燬 | 寒波 | 短篇 |
| 覆巢之下 | 歐陽凡海 | 短篇 | 餘續印 | | |

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出版

每冊實價五角
外埠再加運費

東戰場別動隊

◁有所權版▷

著者

駱 濱 基

主編者

大地社

發行人

周 星 衢

總經理

大路出版公司

昆明辦事處

武成路三八七號

香港辦事處

文咸東街十八號

南洋辦事處

新加坡 檳城

吉隆坡 吧城

特約經售

金華 建國圖書公司

Handwritten scribble above the word "TIBET" written in capital letters.

BC
46.5

1.00